



[法]
罗曼·加里

童年的
LA PROMESSE
DE L'AUBE
许诺

ROMAIN GARY

倪维中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LA PROMESSE
DE L'AUBE

ROMAIN GARY

童年的许诺

[法] 罗曼·加里 著

倪维中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7-2971

Romain Gary

La promesse de l'aube

© Editions Gallimard, 1960. 1980, pour l'édition définitiv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7.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童年的许诺/(法)罗曼·加里著;倪维中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罗曼·加里作品)

ISBN 978-7-02-012817-4

I. ①童… II. ①罗…②倪… III. ①自传体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14767号

责任编辑 刘彦
装帧设计 陶雷
责任印制 徐冉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西华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22千字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12.25 插页1
印 数 1—6000
版 次 2008年4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817-4
定 价 59.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前 言

本书是一部带有浓厚自传色彩的回忆作品，作者展开岁月的长卷，拂去历史的烟尘，回忆了与母亲共同生活的往事，字里行间浸沉着对母亲深切的怀念和拳拳的眷恋。“一切都已了却。”在作者轻松调侃的笔调中，所有辛酸的磨难、艰苦的奋斗和出生入死的光辉英雄业绩仿佛都化为一抹轻烟，唯有绵绵的母爱，如一眼清泉，一首清歌，润物无声，穿越时空，永驻心田。

本书分为三个部分，分别回顾了主人公罗曼童年时代在维尔诺（今维尔纽斯）和华沙的生活，法国尼斯的艰难岁月，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战斗经历。罗曼是俄籍波兰人的后裔，跟随着母亲在立陶宛长大。母亲曾经是一家剧院的演员，与丈夫离异后，独自含辛茹苦地承担起抚育儿子的重担。虽然孤儿寡母的境遇令他们备尝人世间的困窘和辛酸，母亲却尽其所能地给予罗曼最好的教育，并对他寄予了殷殷的厚望，期望他长大以后成为“法国大使，荣誉军团骑士勋章获得者，伟大的戏剧家”。小说的中心人物母亲并非没有弱点或可笑之处，然而她

那决不向命运低头的坚强意志、不可侮辱的高贵人格、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和无怨无悔的牺牲精神，都成为主人公在人生困境中汲取力量的源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曼毅然投身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力量”，并迅速成为王牌飞行员，在伦敦、非洲和诺曼底战役中，他驾驶着战斗机，立下了赫赫功勋。为了确保儿子在前线保持旺盛的斗志，母亲在病笃之际竟策划和完成了一件常人无法想象的惊人壮举……正是这种感人肺腑、发人深省的真情，成就了一名获得法国最高军功章的空军英雄，一名外交官和荣获龚古尔文学奖的作家。不幸的是母亲没来得及看到儿子实现“童年的许诺”，没有亲眼看到他成为法国大使，就溘然长逝，成为主人公永远的遗憾。

《童年的许诺》是一曲体现英雄主义和自我价值的颂歌，也是作者罗曼·加里传奇一生的真实写照。罗曼·加里(1914—1980)，一九一四年五月八日出生于立陶宛维尔纽斯的犹太人社区，父亲做皮货批发生意，母亲经营妇女服饰。当时立陶宛处于沙皇俄国统治之下。一九一五年，父亲应征加入俄国军队，他和母亲与巴尔干国家的众多犹太人一道，被流放到俄国中部地区。一九二一年，他们回到已划归波兰的维尔纽斯(维尔诺)，在那里住到一九二七年。父母离异后，罗曼与母亲迁往华沙，两年后定居法国尼斯。他先后在普罗旺斯地区的艾克斯和巴黎攻读法律，获法学学士学位。一九三五年加入法国国籍后，罗曼到空军服役。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一

一九四〇年六月，他决定投奔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力量”，于是驾机逃离法国，辗转来到英国的格拉斯哥，加入了战斗部队，从此改名为罗曼·加里。他转战利比亚、阿比西尼亚和叙利亚，其间染上伤寒，几乎丧命，在医院治疗了半年。康复后，在攻打一艘意大利潜水艇的战斗中立了功。一九四三年二月，作为洛林轰炸大队的成员，他转往西线战斗，共完成二十五次攻击任务。由于屡建战功，加里多次受到嘉奖，荣获了荣誉军团三级勋章、解放之友勋章、十字军功章、抵抗战士纪念章和伤员纪念章。

一九四五年，罗曼·加里发表处女作《欧洲教育》，一举成名。同年，他进入外交界，先后在法国驻保加利亚和瑞士使馆担任秘书，一九五二年到法国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处工作，一九五五年又赴伦敦任职，一年后被任命为法国驻洛杉矶总领事。离开外交部后，他还在新闻部当过一年半特派员。

罗曼·加里一生创作了近三十部作品，真正给他带来国际声誉的是他的自传体小说《童年的许诺》（1960）。同时他还是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两次摘得法国龚古尔文学奖桂冠的作家：一九五六年的《天根》和一九七五年的《来日方长》。按照龚古尔奖的规定，同一名作家是不能两次得奖的。那么奥妙何在呢？原来后一部书是以埃米尔·阿雅尔的化名发表的。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日，罗曼·加里突然吞枪自尽，次年遗著《埃米尔·阿雅尔的

生与死》问世,这个谜团才终于揭晓。

《童年的许诺》迄今已被译成十几种文字,广泛流传于世界各地,并于一九七〇年改编为电影剧本,搬上银幕,深受观众欢迎。本书根据法国伽利玛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翻译修订,第二十二章由夏玟女士补译,在此谨表谢意。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08年1月

献给勒内和西尔维娅·阿纪德

第一 部

第一章

一切都已了却。大苏尔^①海滨一片空旷，我躺在沙滩上，就在我倒下的这个地方，海面的薄雾使周围的一切显得柔曼而和谐。极目天际，望不见一艘船只。前面一块岩石上栖息着数千只鸟儿；另一块岩石上是海豹一家：当父亲的不知疲倦地劈波斩浪，浮出闪亮的身躯，尽心竭力地衔来一条鱼儿。成群的海燕飞落到地面，有时停在我身边很近的地方，我于是屏住呼吸，往日的夙愿又在内心苏醒：再靠近一点儿，它们就会落到我的脸上，栖到我的脖子上，胳膊上，覆盖住我的全身……四十四岁了，我仍然萦怀着这根深蒂固的柔情。我一动不动地躺在海滩上，已经那么长时间，鹈鹕和鸬鹚在我周围排成了一个圈。刚才，一只海豹被波涛推到我的脚边。它待在那里，竖起鳍足，望了我好一会儿，然后又返回太平洋去了。我向它微笑，它待在那里，神情严肃，略带忧郁，仿佛已经知

① 大苏尔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号公路中的一段，包括很多悬崖、海岸，是著名的旅游景点。

道了这一切。

母亲坐了五个钟头的出租车，来到萨龙-德-普罗旺斯^①，与我告别。我在那里被动员入伍。我当时是空军学校的中士教官。

出租车是一辆破旧的老爷雷诺车。过去有一段时间，我们曾占有这辆汽车百分之五十的股份，后来变成了百分之二十五。好多年过去了，现在，它已成了我们往日合伙人，司机里纳尔迪的独有财产。然而，母亲总认为她对这辆车仍然拥有某种精神上的权利。里纳尔迪是个温和、腼腆、乐于助人的人，母亲利用他的善良，做得有点儿过分了：她坐进车子，让人家从尼斯^②把她一直拉到萨龙-德-普罗旺斯，足足跑了三百公里——自然一个子儿也没有付。战争结束后很久，这位好心的司机还搔着已经变得花白的头发，怀着某种钦佩的抱怨心情，诉说母亲怎样把他也给“动员”了。

“她坐进车里，直截了当对我说：‘走！上萨龙-德-普罗旺斯，跟我儿子告别去！’当时我想推辞：这来回一趟，得跑十个钟头呐！她立刻把我当作法国人中的坏分子，威胁要叫警察逮捕我：现在动员征兵，而我却想躲避。她坐在车里，身边放着大大小小的包裹——香肠啦，火腿

① 萨龙-德-普罗旺斯，法国东南部城市，设有航空学校和空军学校。

② 尼斯，法国东南部地中海沿岸城市。

啦，果酱罐头啦，应有尽有，嘴里不停地向我唠叨，说她儿子是个英雄，她要再拥抱他一次，还说在这上头，我没有讨价还价的权利。接着，她流出了眼泪。你的老妈妈呀，哎，哭起来真像个孩子！我那次在车上见到她——我们多少年没有见面了——她一声不响地哭着，那神情啊，嗨，活像一条挨了打的狗——噢，真对不起，罗曼先生。可是，您知道，她当时真是伤心，所以，我也就只好再推辞了。我没有孩子，没有什么牵挂，那就跑一趟吧，五百公里也罢。于是我说：‘好吧，走！不过，您得付汽油费。’这是起码的嘛。她总认为有权使用这辆车，唯一的理由是，七年前我们合过伙。哎，好了，您一定会说，这是因为她爱您，为了您，她什么都会做……”

我看见她在食堂门口下了车。她提着手杖，嘴上衔着一支高卢牌香烟，冲着兵士们嘲弄的目光，按照地道的传统习惯，用戏剧式的动作向我张开双臂，等待儿子扑向自己的怀抱。

我把制服帽往下拉了拉，压到眼眉上，两手插进那件为招募年轻飞行员而不知穿过多少次的皮上衣的口袋，略微摆动着肩膀，大模大样地朝她走去。然而，我很不自在，感到十分尴尬：一位母亲，以令人难以接受的方式，突然闯入男人的天地，在这个天地里，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争得了“硬邦邦的男子汉”的名声。

我摆出一副冷漠的姿态，逗乐般地拥抱了她。我惯于这样做。我想巧妙地让她躲开，躲到汽车后边去，以便

避开众人的视线,但是没有成功。她只是向后退了一步,为的是能更好地端详我。她容光焕发,喜气洋洋,用赞赏的目光凝视着我,一只手搭在胸口,鼻孔里发出粗重的呼吸声——这是她感到极度满意的征象。她忽然喊出声来,音调高得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而且带着浓重的俄国腔:

“纪纳曼^①!你一定是第二个纪纳曼!嗨嗨,你母亲绝不会弄错!”

我顿时面红耳赤,脸上火辣辣地发烫。我听到背后爆发出哄笑声。她这时已经举起手杖,挥向聚集在咖啡厅前那群快活的兵士,做了个咄咄逼人的姿势,同时用富于灵感的语调,大声说:

“你将来一定是英雄,是将军,是加布里埃尔·邓南遮^②,是法国大使!——这帮浑小子,有眼无珠,他们哪能知道你是谁!”

此时此刻,作为儿子,我感到谁也不会像我这样怨恨自己的母亲。我强忍怒气,试图向她轻声说明,她这样做会毁了我,给我的名誉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同时想再次设法把她推往汽车后面。可是,突然,她的脸上显现出惊恐的神色,嘴唇开始微微颤动。我于是又一次听到了那

① 乔治·纪纳曼(1894—1917),法国传奇式空军英雄,牺牲前曾获得五十四次空战胜利。

② 加布里埃尔·邓南遮(1863—1938),意大利诗人、剧作家和小说家。

句令人心碎的话，那句长期以来一直烙在我心里的话：

“啊？你的老妈妈给你丢脸了？！”

刹那间，那装出来的刚强外表，那故意摆出的大丈夫架势，一下子垮掉了。我举起一条胳膊围住她的双肩，另一只手向伙伴们做了个含意明确的手势：中指竖在大拇指上方来回摆动。我后来知道，全世界士兵都明白这个手势的含意，只有英国和拉丁语国家不一样：用两个手指，而不是一个——这是习惯问题。

我用手臂拥着她的双肩，再也听不见那些笑声，看不见那些嘲弄的眼神了。我这时唯一想到的是：我要去迎接艰巨的战斗，去为她履行我儿时许下的诺言，那就是跟我学步时代就知道的强大而残酷的敌人进行争夺世界主权的战斗，赢得胜利后光荣地返回故乡，使母亲获得应有的评价，使她做出的牺牲得到应有的报偿。

二十多年过去了，现在一切都已了却。我躺在太平洋岸边大苏尔这块岩石上，静穆寂寥的海洋里，只听得见海豹的叫声。偶有巨鲸浮出海面，喷射水柱，在浩瀚的洋面上，这水柱是那样渺小，那样微不足道。今天，虽说看上去一片空旷，可我只要抬起眼睛，就能看到那群蜂拥而来的敌军，他们朝我俯下身子，寻觅他们失败和屈服的遗迹。

母亲第一次告知我这些敌人时，我还是个孩子，还没有听过《白雪公主》《穿靴子的猫》《七个小矮人》和《卡拉波丝仙女》等童话。从那以后，这些敌人一直徘徊在

我身边,再也没有离去。母亲把他们叫出来,挨个指给我看,低声念出他们的名字,同时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我当时还不大明白事理,但是已经预感到,将来总有一天,我要为她去跟他们拼搏。时间一年年过去,我越来越看清了他们的面貌。他们每进攻我们一次,我的意志便经受一次锻炼,变得更加坚强不屈。今天,饱经沧桑的我已经精疲力竭,在大苏尔的沉沉暮色中,我还能清晰地看见他们的面目;尽管太平洋的波涛在轰鸣,我还能听见他们的声音。他们的名字我随口就能道出。当我正视他们时,我日渐昏花的眼睛又重新迸发出少年时代的光芒。

首先是蠢神托托什。他有猴子般的红色臀部和极低的原始智力,热衷于疯狂的空想。一九四〇年,他成了德国人的宠儿和谋臣。今天,他又一步步钻进纯科学领域,经常俯在学者们的肩头。他在地球上的影子随着每次核爆炸而变得十分高大。他的拿手好戏是给愚蠢披上天才的外衣,并在我们中间招募杰出人才,以确保我们自己的毁灭。

还有绝对真理之神梅尔扎夫卡。他头戴皮帽,手执马鞭,鲁莽粗野,站在死尸堆上,兴高采烈地咧嘴狂笑。他是我们最老的主人和统治者,长期以来主宰着我们的命运,于是成了大富大贵之人。每当他以绝对真理的名义,或以宗教、政治或道德的名义,开始折磨、压迫和屠杀的时候,人类的半数会感恩戴德地向他屈膝,他于是感到无比兴奋,因为他心里明白,绝对真理并不存在,它只是

一种使人就范的手段。就在此时此刻，在大苏尔乳白色的天空中，他的胜利的欢笑从远处向我滚滚袭来，压过了海豹和鸬鹚的叫唤，连我的太平洋兄弟的涛声也无法将它掩盖。

还有菲洛什，那是卑劣、偏见、轻蔑和仇恨之神。他从人类住宅的门房里探出身子，叫喊着：“丑恶的美国人，丑恶的阿拉伯人，丑恶的犹太人，丑恶的俄国人，丑恶的中国人，丑恶的黑人！”他是策动群众运动和战争的能手，制造迫害和私刑的专家，巧舌如簧的辩证学家，各种意识形态训练的鼻祖，宗教裁判所的大法官，圣战爱好者。他虽然长着鬣狗般的脑袋和扭曲的短爪，毛发满患疮痂，但他却强健有力，很能迷惑人。所有的兵营里都能遇见他。他热衷于看管地球，用最狡猾最巧妙的手段与我们争夺世界。

此外，还有一些别的神。他们更加神秘、阴险，更加鬼鬼祟祟，也更难被人发现和识别。他们数量众多，在我们中间有大批同伙。母亲对他们非常熟悉，在我童年的时候，她常常来到我的卧室，和我谈起他们。这样的时刻，她把我的脑袋紧紧贴在她的胸前，同时压低说话的声音。我于是渐渐加深了对这些在世上作威作福的暴君的认识，比最熟悉的日常事物还要清楚。他们巨大的影子至今还俯向我，我一抬头就能看见他们闪闪发亮的铠甲。他们的投枪，连同天上的每一道光线，都仿佛在向我瞄准。